

投我以桃

杨方

老农赠我的桃 我不敢独享 这是下赵村赠我的美意和福气 当与人分享。我将桃送给邻居和朋友 留了几个拿去给姐姐 姐姐吃后 感叹这才应该是父亲口中的水蜜桃吧。

能生长。西藏的桃子我吃过 林芝的桃子 和林芝的桃花一样吸引人 不是很甜 但饱满多汁。新疆的桃子则比较甜。新疆任何一种水果都比较甜。下赵村桃子的甜 和新疆桃子的甜是有区别的 新疆桃子的甜 是甜到腻人的那种甜 下赵村桃子的甜 甜得恰到好处。

孔子曾因吃桃闹出过笑话 鲁哀公将桃和黍赠给孔子 孔子先食黍 后吃桃 引得鲁哀公的侍从大笑 黍不是吃的 是用来给桃子去毛的。想来桃在古代是一种不常见的水果 至少在鲁国不常见。又或者鲁国人吃桃比较讲究 鲁哀公是王公贵族 吃桃要有仪式感 要先用黍去毛。我们没有试过用黍去桃毛 不知道去毛效果如何。只是觉得这种吃桃方法也太啰唆了。我们吃桃 熟透的桃子剥皮即可 不能剥皮的 用刨子刨去皮。春秋时候尚没有发明刨子这样的去皮工具 只能用黍。孔子不是不知道吃桃的仪式 他肯定是觉得啰唆 于是把黍吃了 再把桃也吃了。孔子是个有趣的人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老夫子。

姐姐从新疆来永康小住 小时常听父亲说起老家的水蜜桃 如今终于有机会可以一尝 尝了之后颇有些失望 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好 只有水 没有蜜。而且 姐姐买桃时发现桃都是硬的 新疆人 桃子要软了才算是熟。卖桃人断言姐姐一定不是永康人 永康人吃桃 喜欢吃硬的。只有北方来的人 才买软桃。看来 吃桃也是一种文化 各地人喜好不同。

我来下赵村 自然是奔着吃桃来的 吃了自然要带些走 只是下赵村的桃子 名声在外 还没有熟透就早早地被人预定了 想要桃子 得等。我只能望桃兴叹。一只黄蜂满嘴甜蜜 哼唱着在我眼前飞舞 它是个明目张胆的偷桃者。蝴蝶像是喝多了酒 飞得摇摇晃晃。一阵风吹过桃林 似有衣袖拂过桃叶 这个时节 想来离王母的蟠桃会不远了 也许会有天上的仙女下到桃林摘桃子 为蟠桃会做准备。很多年前 牛郎逮住了偷偷到人间洗澡的织女。在下赵村 逮一个到人间偷桃的仙女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瞎想之际 桃林里走出一个老农 手提一篮鲜美的桃子 桃子个个白里透红 引得我忍不住央求老农卖我几斤。老农不善言辞 木讷地解释 他家的桃子没有套袋子 阳光照着 南风吹着 比套了袋子的要甜。不过 他摘的桃子是准备送人的 亲朋好友早就等着他的桃子了 他不能将桃子卖给我而失信于人。见我面露失望 老农有些不忍 已经走过去了 又折返回来 手捧十几个桃子从打开的车窗放到我车里 说送几个给我解馋。在他眼里 我是该有多贪吃。不过 对下赵村的桃子垂涎欲滴 不是什么羞耻的事。下赵村的桃子价格不菲 价格不菲自有它的道理。我惶恐感激 想要给钱 老农摆手拒收 而后老农骑着电动车 带着一篮鲜美的桃子 一溜烟地飞走了。

人有时候会因一点点的不美好对一个地方深恶痛绝 也会因一点点的美好对一个地方永记一辈子。壬寅年六月初十 下赵村有老农赠我鲜桃十余枚 这是人间的美好 我从此记住了下赵村。此后的很多年 我在回忆美好事物时会跟人不断提起我在下赵村的经历 就像武陵人提起桃花源。

《诗经》有诗 投我以桃 报之以李。下赵村的老农投我以桃 我却无法报之以李。前年 我来下赵村 在桃林遇见了一只会吟诵古诗的鸟 今年 我来下赵村 在桃林遇见了投我以桃的老农 明年 我还会来下赵村 依旧会遇见一些美好的人和事。下赵村的美好隐在深处 只要来 就会遇见。它有世外般的安静和朴素。房舍前的水井是满的 神藏在倒影里。风把云朵推到山上 田间每一个劳作的人 都有陶渊明的悠然和淡然。从桃林走出来的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碰触鲜桃递给你。下赵村有一种祖传的乡村文化 我们的世界 本就应该是下赵村的样子。

老农赠我的桃 我不敢独享 这是下赵村赠我的美意和福气 当与人分享。我将桃送给邻居和朋友 留了几个拿去给姐姐 姐姐吃后 感叹这才应该是父亲口中的水蜜桃吧。

人间美好事 不过是下赵村的鲜桃一口。

一生相处 桃花躲不过 桃花劫

(诗五首)
朱惠英

日子

冬天的隐私 终结于一场盛大的雪
水晶鞋 给足小径面子
河流认定了脚印 有猫的眼神
小院花开
树荫下的茶 我浇的水仙 在碎的日子 摇曳
桂花糕贴上标签 给风送去
也送上红糖的粗糙纸皮
人陪月光走了 我的小名长在风里
三十几年了
蜜蜂总会在某个角落 对花狠狠刺痛

夜

此时的夜 不再沉默
卧室像一口池塘
我独自起身
下午喝的咖啡像青蛙一样沸腾

女神

微微抬头 紧闭双眸
佛光一泻千丈
从此 你的后背沦陷

当左手摸熟了右手
再没 一个赞美之词。腰的尺寸不断加大
身子依然 白得像梨花

下雨的清晨 干净的小径 花瓣掉落
我拾不回过往

所谓掏空 你用眼泪 而雕塑家只用他的刀
和一双手

四月

月亮低下身段 用银色弥补
她的柔 雾
像一件白纱
轻轻地穿在山野 夜有了想象

几朵白花伪装成侠女 在花圃
的长栅里修行
冷冷的眼 刺伤了手里的剑

谁动用闪电 把山里的白骨一一捡回
重新支撑着树干的绿

躺下必是一堆烂泥 用尽全力
把一朵朵花扶正
注入巫术
劫下一溪长长的流水

在一本书里 我打开前页
一串形容到位的词匆匆溜走

影子

跳过坑 你把残枝均匀分解
像万物所获荣耀 在阳光下低头
谦虚 淡然
植物的头甩过四季的雨 最后在春天通融
阴暗和现实打了无数个照面
你要的是一个阴影面积求算过程
你的使劲 像一个魔咒 多少个弹头对准
射穿了 只要一个反转
你仍是一个完整。像那株桃花
她总在春风里傻笑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姚彬 摄